

分類詳註百子金丹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漢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王定傳之以授王禹成帝時獻二十四卷黃才伯樂典述之曰北齊信都芳整為九卷樂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者也聲氣之元一而已矣始於一究於九樂之所以成也是故氣判成體而類從焉類聚成物而聲生焉聲比於律而音出焉音協於風而歌成焉夫氣先聲而有也體也類也物也皆本一氣者也聲後氣而有也律也音也風也歌也皆奉五聲者也今去其繁雜定為九篇故小戴記則合為一篇而各存其篇目云

夫樂者天地之氣也出於虛而其動也圓故明本以道和則氣應而成樂及其感於物見於文則器而已矣黃鍾之宮大極元氣存焉音之本也清濁之表也審聲以氣召氣以聲是故樂以降天神出地示祇假格人鬼為成也惟天秉地惟人合天惟數顯神惟理生數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禮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夫河洛天地之中也而圖書之數出焉聖人則之以調五行而通八風黃帝創管三寸九分吹之曰含少紀陽復也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天一地二人三函三為一以象極四六八以象陰五七九以象陽取諸比竹以象圓虛倍而合之音律具矣正聲生矣是故元聲得則元氣行矣中聲得則中氣應矣神使氣氣就形則樂以數成矣神存乎心氣充乎身和由心生度從身出是故以耳聽之不若以心聽之以心聽之不若以神聽之神會者天心通者聖耳決者聰黃帝神靈不可尚已舜禹其聖矣乎聰如鸞鳴守官者也夫六英九招其所由來者遠矣器數雖變而黃鍾之宮是之能易也其神之所存乎神守於心激於耳達於天下有同美焉審其聲均廣以平淡調以干羽錯之天地之間而人莫不被其和明德在上三辰順序萬物豐殖兵革偃息民嬉於野治之至也成均之教國子弟以復性也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所以合和神人也是故神合於氣而成樂德焉氣合於聲而成樂語焉聲合於容而成樂舞焉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樂從善也故樂者喜之本也功成而後能作之德成而後能知之和平於中而發乎外天下豫悅而化之此之謂至樂

右樂氣第一

樂本於一不自生分為陰陽夫陰陽離合天地之常也變化既成一濁一清先王定樂必審其平者也者擇兩端以法夫一者也一以制令兩以從聽一之則合兩之則離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是故欲而合一之必分而序之大素之元陰含陽也少素之首陽生陰也聲生於日右行左還而天道以始律生於辰左行右還而地道以成聲律相協變合相生以和天地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陰發而陽凝剛誦而柔升天發陰以生地發陽以成觀律數聽鍾音而辨德刑焉故冬日至作陰樂以成天文夏至作陽樂以成地理因而合之兩者為誦一者為信仲以通幽明以致鬼神天地合和萬物雖生陰陽之紀也以律命呂而樂作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經也氣

交風動而樂應之。今夫風之南也，萬物生焉；及其北也，無不殺焉。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有度之樂化是已。陽者德也，陰者刑也。德莫如文，刑莫如武。千戚象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則民莫不聽從，入則民莫不誠服，是故五帝用羽，三王用角，詔兼千戚，自大夏始也。夏籥九成，以象天也。武象六成，以法地也。夫陰陽離合之道，聲樂之所由出也。先王謹為之文，姚冶使貞，險詖使平，是故樂中天則民和而不流，樂蕭莊則民齊而不亂。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可不審乎？

右樂體第一

樂之有類也，充乎高下之間，而參和以成之。三才合一之道也。未形則未類，同形則同類。人受天地之性，應感而動，則形於言，是故動則有事也。事有類，言則有義也。義有類，配合相生，猶景響也。樂之為象也，其起於此乎？郊望之祀也，地示山川之祭也，妣祖賓客之饗也，各從其類者也。是故天曰作明，惟陰與陽；地曰作昌，惟柔與剛；人曰作樂，惟仁與義。夫樂行於禮，本於詩律呂唱和，各以類從焉。陰合於陽，柔交於剛，而聖人之情見矣。是故屬乎天道者，皆天道也；父道也，屬乎地道者，皆地道也；母道也，屬乎人道者，皆人道也。臣道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從其夫，則天道尊矣；子從其母，則地道親矣；臣從其君，則人道和矣。惟尊也，故樂相繼，而天神應之；惟親也，故樂相生，而地示應之；惟和也，故樂相合，而人鬼應之。夫禮莫大於事天地，敬宗廟，及達於冠昏喪祭射鄉食饗，則男女以別，父子以成，君臣以正。天下以平，夫樂以致鬼神示而已者也。及夫君臣和於朝，父子和於家，夫婦和於牕內，則理以類形，和以類感也。先王制雅頌，以正民情，采謠俗，以為鄉樂，本之以六德，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聲，是故本諸心，謂之志，播於義，謂之言，出納五言，謂之詩，言合於天，謂之頌，言協於人，謂之雅，言繫於土俗，謂之風。風者，所以經夫婦，成孝敬也。雅者，所以交君臣，達羣情也。頌者，所以仁祖禰，禮郊社也。皆生於人心者也。感於心，則發於音，音成於外，而化於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感哀賢不肖，皆形於樂，是故樂也者，象也，象也者，聲也。雅頌主宮，鄉樂主商，君臣之義也。上以禮人，下以樂人，仁孝之道也。氣至而類應，天地之性也。樂作而類動，萬物之情也。調琴操箏，入箏以和人聲，必抑揚以求中焉。二才之道，昭於樂矣。

右樂頌第三

天動故不息，地靜故不易，故神不易故形，是故龍虎鳥龜，天垂象矣。鱗羽毛介，地載物矣。取物制器，應氣而鼓之，形與神合，變化見矣。四方百物，有常產也。至陰發陽，百常制也。法天之明，襲地之靈，故物備而樂成。鐘磬琴瑟，笙簧箏瑟，所以奏也。干羽旌旄，所以舞也。節

簋崇牙樹羽。所以縣也。形可分而神不可分。故禮主器以辨異。樂主聲以統同。夫縣其猶天耶。冬夏之交。南北之經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西為陰中。萬物以成。設四表其天意。兼邪有縣於此。怒而鼓之。則武。憂而鼓之。則悲。喜而鼓之。則樂。其志變則其聲亦變。至誠通於金石。而況於人乎。夫物有形有名。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則形不麗名。故天地四時樂之元也。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而不相越也。正名百物。與時偕行。四時迭起。百物循生。象物在上。五土在下。樂其所自生。而百物以化。是故水土所以澤生物也。宮羽所以合生氣也。陰陽相求。同異相濟。上下相感。本末相從。故動物作而神明至。果知此道矣。雖山林谿谷之音。可從而效也。草木之無知。可從而動也。鳥獸悉關於律。則形氣通焉。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夫政象樂而人行之。政善樂和。則物感而化。故作樂以人為大。昔舜命夔典樂。百歌率舞。庶尹允諧。感之至也。

右樂物第四

言者天之聲也。聲者樂之象也。形色臭味。夫人知之。出納王言。非聖人莫之能聽也。黃帝以其緩急。正以五鍾。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是故有大小之倫焉。有始終之序焉。地載神氣。闕地及泉。而聲可審矣。絲大而小。絲小而高。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此之謂也。聲成言。則氣成象矣。闔闢而為陰陽。緩急而為剛柔。率履而為仁義。正名而為萬物。水土風俗不齊。而氣體心術隨之。五德之言。皆可協也。審於心。決於耳。故其為聲和以平。入於耳。藏於心。故其為樂安以久。夫數其起於易乎。庖犧氏造六虛。管子作六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故五均始於宮。窮於角。宮聲調。則君以聖王矣。商聲調。則臣以義章矣。角聲調。則民以仁康矣。徵聲調。則事以禮行矣。羽聲調。則物以知藏矣。是五均也。和之以人。順之以天。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黃鍾之宮。運四氣而不窮。故五均為樂之宗。成均之教。世子步曾。養以禮樂也。言中弦歌動中。佩玉步中。武象趨中。韶濩雖執射御。猶聽律習容焉。聽風協姓。蓄衆行師。幾其上下而吉凶見矣。聲也者。其天乎。惟聖人為能稽天與樂。

右樂聲第五

古者鳳鳴至而律呂成。度量權衡所自出也。故黃鍾為萬事根本。律居陰而治陽。麀居陽而治陰。律麀迭相治也。律麀正而禮樂興矣。是故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此則上九而已矣。商八羽七。而角六窮焉。宮會於五。徵同於九。律以此生。樂以此成。列以候氣。正聲者也。呂在陽而下生。律在陰而上生。吹以考聲。正樂者也。律為陽而下生。呂為陰而上生。鍾鍾立均。律呂不易。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律有長短。則聲有清濁。宮有上下。聲之變也。由應鍾始也。律之變也。由仲呂生。

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而陰陽備矣。呂之助律也。順乎辰也。故謂之六間律之合呂也。應乎日也。故謂之六同。六樂分序。天之歷數在焉。歌奏會則日辰交。日辰交則吉凶生。宮不離徵。商恒和宮。清角流徵。迭為聲應。所以保大和也。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元其此之謂與。樂有律而後有序。有序則節於禮矣。其禮簡者其音疏。其禮繁者其音周。九變始終。其黃鍾之宮乎。規矩之成方員也。律呂之正五音也。器成而法退藏矣。是故法不易則樂興。感於人心。天下和平。

右樂律第六

先王立樂。五聲必有二變。以均音焉。變宮者。和也。變徵者。繆也。宮唱商。和迭為羽角。所以濟九成也。水土不發動。木不茂。升。小大不駕。和音不中平。其聲之專一不足聽也。必變之。使雜。則更唱迭和。疾徐誠信。生於心者。復感乎人矣。是故樂非五節不成。節非二變不備。其始一也。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反而為一。聲者。情之質也。音者。聲之文也。納以民言。出以君命。節以律呂。施以英韶。以順天地。以叙四時。以應人倫。以化百物。雜度竝會。合同乎一。是故羽調以角。角調以徵。徵調以羽。七政齊而六府修矣。音也者。始於宮。分於商。而成於角。徵羽者也。聲律相乘。為六十音。因而六之。三百六十。當蕃之日。合樂亦如之。氣相交而化成矣。聲相應而變生矣。管以奏之。則金以聲之。歌以詠之。則玉以振之。聲應相保。小大不踰。夫然後和平有終。故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黃帝大合鬼神。作為雲門清角。象鳳之鳴。音始夷則。鑄十二鐘。以夾鍾之月。奏咸池而流徵應焉。有虞氏合為咸池。承雲九招之樂。夏殷修而用之。周人之七律奏清徵也。武象起而韶。漢變矣。獨張而靡。應是謂清商靡靡之樂也。師曠曰。清商不如清徵。清徵不如清角。大合六樂。比音而舞之。分樂而序之。以商和宮。文去而實存焉。其始作也。以合生氣之和也。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春夏陽也。故顯諸仁。秋冬陰也。故藏諸用。子曰。仁不違道。孝不違禮。惟仁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及其從之也。以道五常之行。知仁交際。而百化出矣。禮義交際。則百化入矣。成之者聖也。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阜。民財阜然後興禮義。樂其易知也。離則必合。往則必反。猶天員也。故曰。樂以合為本。以反為文。變宮之比於宮也。羽生角也。變徵之比於徵也。角生徵也。羽倡而變宮。和之。角倡而變徵。和之。宮生商也。是故音乎。歌以合之。蕭以齊之。聲律相協而樂成。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是謂縵樂。闕雅之亂。合樂之終。是謂燕樂。祗樂。所以正威儀也。愷樂。所以揚武德也。鞀鞀氏之樂。所以正威儀也。伊耆氏之樂。所以報田蜡也。風動於音。音正於律。或半或倍。而天地之氣應矣。其德異其入。深其幾微。故其化之速。而改器易律。則新作而樂亡。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先王禁於未然。故雅樂行而四海治安。

凡樂有本有文。惟招大備。六府三事本也。蕭韶九成文也。金石之縣十有六聲。詠九歌焉。清角以轉之。流徵以載之。變羽以叙之。三才之道也。宮往而必反。商分而實合。臣之承君。猶地之承天也。故曰樂者象也。詔者繼也。宮唱商和。是謂善本。非徒美其聲容也。祭祀大饗。歆然後薦薦。然後獻獻。則大合樂。肅肅如也。雍雍如也。一唱三歎。使人繼其聲。斯善歌者已。故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歌有九德。舞有九韶。擊石拊石。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自變始也。氣形於聲。謂之變。形於舞。謂之成。究於九而反乎一。則大樂與天地同和矣。一變羽合角。而徵動水火之府也。舞人自南徂西。為一成。二變相生者和其國治。聖人作樂以陰陽為本。以三光為明。以五行為用。以四時為經。聲應而成。音氣應而成象。其誠信合鬼神。其感召達寒暑。其風氣通山川。其逆順以明。君臣父子。其對時類物以成變化。君子審音以知樂。可不慎與。

右樂音第八

樂之起也。律生於風。至其成也。風從其律。出於虛。寓於器。動乎物。是故器不可以失其制也。所以效八風之音者也。數度賦十有二律。齊量賦十有一聲。數有多寡。度有長短。齊有輕重。量有大小。四者審諸心。而八音調矣。夫樂器重者從小。輕者從大。欲其適衷也。是以鐘尚羽。石尚角。琴瑟尚宮。塤亦如之。越以匏竹。節以草木。故物得其常。而聲應生變。則音和而八風平。閭闔風從律乎。兌其音金也。為鑼。為鐘。為鐃。涼風從律乎。坤其音石也。為球。為磬。景風從律乎。離其音絲也。為琴。為瑟。清明風從律乎。巽其音竹也。為簫。為箏。為篳。為箛。明庶風從律乎。震其音革也。為鼓。為鞀。為鞀。為鼗。餘風從律乎。艮其音匏也。為笙。為簧。廣莫風從律乎。坎其音土也。為壎。為缶。不周風從律乎。乾其音木也。為祝。為敔。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其必由人聲角合徵而宮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東徂西。為二成。三變商合羽而角動。金木之府也。舞人自東徂北。為之三成。四變徵合宮而商動。火金之府也。舞人自北回旋。從南。至西。為四成。五變宮合商而羽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西循中而東。為五成。六變清角唱流徵。天氣下降。而民德正矣。舞人自東徂南。為六成。七變宮徵相交。五材並用。而百穀昌矣。舞人自南向西。為七成。八變流徵承清角。地氣上齊。而民用利矣。舞人自西循中而東。為八成。九變宮角徵羽。各復其初。天地訢合。而民生厚矣。舞人自東側向而北。為九成。其合也。必協天地之位。故鵠火昏中以養老。旦中以饗帝。此天子所以達明神之德。廣孝弟之化也。禮有隆殺。樂有分合。而歌舞因之。禘郊則備。非天子不宮。縣不備九。夏不以頌。合大雅。不以夷。合南籥。不以樂儀。出入不以玉磬。升歌不以雍。徹樂下達。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夫天地之氣。自北而南。為治世。

之音去聲之世若此其遠也聞韶則知其德其均即存也倚數取象而弣歌之上以動天下動察地中以和人聲音之道大矣哉古之為樂也本於詩今之為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故不可復已故禮愚而樂淫樂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入也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羽昭雅頌以風之諸侯夷貊心充至德歡訢以歸此禮樂之教所以大行於天下也

右樂歌第九

賈子新書

高誘古曰皮襲美趙新書歟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海不傷於雅孟子安曰賈子書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朱子謂此諡平日記錄草藁也中多治安策中語史直取其切要此國原文也盧召弓曰傳職容經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云

事勢

過秦參史記

數室參漢書本傳治安策首

藩陽合下六篇參治安策六

宗首

親疏危亂

益壤合下篇參漢書請封建子弟

制不定

藩疆

五美

大都

權重盧召弓曰此篇與益壤同是一篇今離析增演皆後人作偽耳

淮難參漢書隸封淮南子弟

審微

善不可為小而無益不善不可為小而無傷非以小善足以利天下小不善足以亂國家也夫經始而忽微則其流而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智禁於微次也

孽孽子參治安策二

時變合下篇參治安策四

俗激

無蓄參漢書論積貯

階級參治安策七

鑄錢合下篇參漢書論放民私鑄

銅布

解縣合下篇參治安策二

勢卑

連語

保傅參治安策五六

傳職參大戴禮保傅篇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曰師曰友曰大臣曰左右曰侍御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明於進賢最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者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

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忤於鄉曲。道義說。不忤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不淫。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也。柔色。偃僂。唯訣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盧召弓曰。睚眦。謂不出君之目前耳。故與師為國者。常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彊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

禮

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鮑魚。弗與。文王曰。何為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哉。尋常之室。無異太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與。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與。處無禮。則上下踏逆。而況於大者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成。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

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淵然。清以嚴。祭祀愉然。思以和。軍旅惕然。溫然。精以厲。喪紀淒然。愴然。憂以湫。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師翼。翼翼以敬。祭祀遂遂。粥粥敬以婉。軍旅肅然。肅然固以猛。喪紀恟然。恟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端。端平衡。祭祀視若有將。軍旅固植。虎張。喪紀下。下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衛。言敬以固。朝廷之言。文言有序。祭祀之言。屏風折聲。軍旅之言。言若不足。喪紀之言。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側。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下。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始動也。穆如驚條。固復也。旋以濯絲。盤旋容也。榆下而右。榆。喻音垂也。注。子被髮。榆袂。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甯速毋遲。背項如屋。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坐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立。立車容也。立。立乘之容。左執綏而左臂。誦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立車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武容也。兵車容也。若立而跂。作。孟稱亮曰。當作生。而踞。體怠懈。志驕傲。躁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龍也。

者人主之辟也亢然往而不反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然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唯飛然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聖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寃寃曰狎狎而不能作習習而不能順姚不悖卒不妄虛曰姚寬緩意卒當卒麟謂姚同寃姚觀荀子美麗姚治院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道衍

請問道者何謂也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謂之虛其末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術者所從制物也請問虛之接物何如曰鏡儀而居無執不滅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此虛之接物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名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則順令必行周聽則不蔽明好惡則民心化察事端則人主神此術之接物也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請問品善之體何如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罵子受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利愛由中謂之忠反忠為佞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讐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傲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媒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惟一謂之真反真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詐行善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偏謂之公反公為私方正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荒蒙不明以及人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汙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汙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愛兼人謂之仁反仁為疾行充其義謂之義反義為情情間剛柔得失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盜懷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隘包容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懌可安謂之溫反溫為怒善示不苛謂之良反良為害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節制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飽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為怠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並見察察謂之意也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適謂之順歸與反順為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闢反闢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仁義修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仗義必誠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志誠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明且賢謂之聖人

大政

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違有連而民必勝也。為人臣者必當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更以愛民為忠。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拂者行也。故言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故知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禍。故君子言必可行也。行必可言也。嗚呼戒之哉。凡居於上位。簡士苦民者。是謂黷。黷士愛民者是謂知。夫愚知者。士民命之也。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之哉。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誠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聚不可以得士。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世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士弗得。君子則弗助也。君明則士聞飾也。盧曰聞飾也。猶聞修也。夫民之為言明也。麟按漢書劉向傳曰民萌何以戒勉注萌與吐同鄭氏周禮注吐猶情情無知貌。萌之為言盲也。盲當作氓。故唯上之所扶而以此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林也。林近本。作材。說。賢不肖皆具焉。故賢者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也。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舉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倡。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

雜事

修政

昔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是以高比於天明比於日安此於山故唯道不可虛為也。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道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吾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吾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吾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舍學聖之道而獨思。譬其如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如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如下淵乎。是以明君慎舉而慎與。湯曰樂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樂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心。樹

道者以人。周成王問道之要。鬻子對曰。為人上者敬而肅恭而仁。敬士愛民以終其身。周成王曰。聖王在上。使民富且壽乎。鬻子曰。聖王在上。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聞殺也。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吏積於德。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錯矣。而民無天閔之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用之有節。而民無厲疾矣。聖王在上。則使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春秋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春秋繁露

歐陽永叔曰。漢書董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益畧舉其篇名。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其論深極春秋之旨。據攻媿曰。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是真得夫子之心法者也。

楚莊王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直書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不待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義明也。曰。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於所見。徵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報其恩。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雪徵其辭。子亦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亮

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二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殺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

玉杯

麟按本書標目有與本篇意義全不相比者疑本篇有脫簡或為後人刪削而姑仍其舊目與

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君子簡六藝以瞻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統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主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故人主大節則知聞大博則業歇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濟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

竹林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邠之戰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居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古民爾若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春秋所甚疾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殺而榮復讐何盡惡之也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會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為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玉英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不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子使人求賄求金皆為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為大惡之辭也。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之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

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春秋之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雖死亡終弗為也。

精華

詩無達詁。易無達言。

何義門曰
疑作占

春秋無達辭。

記聞
作訓

王道

春秋立義。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君親無將。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親近以來遠。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諸侯來朝者得褒。邪事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誅惡而不得道。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典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凡伯言伐。獻八伯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祀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觀乎薄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自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誑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獻六拜。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陀宋閔。知妬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古民之壞。觀乎魯莊起臺。知驕奢淫佚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規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信者也。故君子慎之。

十指

春秋之文。天下之大事。變多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而至治之。則事之本正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不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孫月峰曰。時和統此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行溢

功威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三代改制

春秋曰。王正月。何以謂之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春秋三等何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

仁義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仁智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辨慧。僥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知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邪枉之心。而贊其辟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也。知者所以除害也。

對膠西王畧從漢紀本

膠西王命令相曰。大夫。蟲種庸。范蠡文後泄庸越王與之謀伐吳。遂滅之。孔子曰。殷有三仁。寡人以為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我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何為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況乃與為詐以伐吳乎。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本書作不謀其利。明其道。修其理不計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為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珣珉之於美玉也。

為人

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本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

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

王道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陰陽

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天道

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謂之惠。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女。無二女心也。

煖燠

聖人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

基義

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

祭義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至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且豆實非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酢也。夏之所受初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祠。夏約故曰杓。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眾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至也。祭之為言際也。與祭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孔子曰。吾不與祭。祭如在。重祭祀如事生。

威德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

韓詩外傳

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結駟連騎。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堵冠繫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而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慚色。原憲乃徐步。執杖歌商頌而入。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治國者譬若手鼓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聲。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延及四海。鮑焦衣敝膚見。挈春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子何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取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疏。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疏。立稿於洛水之上。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愜。悒。遂伯玉之行也。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造門。奉金百鎰。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欲我治河南。未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輒妻數織器。變姓字。莫知其所之。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夫當世之師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鉏鄧析惠施之徒也。十子者。之工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是十子之罪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屬屬。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孫叔敖遇狐邱丈人。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